

美国《华盛顿邮报》述评

《莫斯科研究卡特班子，期望关系顺当》

【本刊讯】美国《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七日刊登该报国际问题记者彼得·奥斯诺斯发自莫斯科的文章，题目是《莫斯科研究卡特班子，期望关系顺当》，摘要如下：

这里有一本皮夹像册，上面贴着访问过莫斯科美国问题研究所的笑咪咪的客人的照片。翻阅这本像册，就好象查阅卡特对外政策班子最高层的人名录一样。

这儿有正在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说的当选副总统蒙代尔，一九七四年他应研究所的邀请曾在这里访问了一周。背后清晰可见的是蒙代尔的对外问题顾问戴维·艾伦，他即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布热津斯基的副手。还有将任国防部长的哈·布朗以及将任财政部长的布卢门撒尔。

甚至布热津斯基——尽管他不受克里姆林宫的欢迎——也受到

研究所的热情接待。即将任国务卿的万斯来过几次了。的确，在即将上台的政府的重要人物中有一位苏联专家感到最不了解的人物，他便是卡特本人。这位当选总统从未来过莫斯科。

然而，即便几个月前这里担心同一个显然将由卡特来代表的不熟悉的美国领导打交道困难重重，现在看来苏联人已经放下心来，甚至还抱有这样的希望：本届新政府将表明同它打交道比同福特—基辛格班子打交道要容易。

《真理报》在评论卡特的班子时说，“总的说来，新政府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能够——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在研究国际问题时采取深思熟虑和现实主义态度的。”

无疑，苏联人认为过去几年对卡特的如此之多的老资格人员有过几次亲身的接触，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

件，苏联人担心的是可能出现一个漫长的摸索时期，然后才能认真地开始棘手的讨价还价。鉴于在莫斯科的议程上占首位的是某种战略武器协定——目前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将于秋天到期——因此现在的想法是：可以避免许多最初的争端。

美苏缓和经过十八个月左右的极度紧张之后，克里姆林宫显然认为，在军备控制方面的进展是超级大国在其他领域保持稳定关系必不可少的。

一位有创见的苏联人士本周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是第一座桥，在我们跨过这座桥后我们还要跨别的桥。”

然而，莫斯科对取得进展的前景感到高兴只是部分的。这种高兴又由于以下情况而抵消了。这就是告诫人们认真警惕苏联人称之为即将下台的政府（福特总统现在受到直接批评

了）和长期来“反对紧张局势缓和”的各色人物搞的一场坚决的宣传运动：再次大谈特谈苏联威胁的“神话”来限制卡特作选择。

也许克里姆林宫认为最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是最近透露的情报估计：苏联的目的已从对美国保持军事平衡转变到保持军事优势。

自卡特当选后，克里姆林宫已公开并通过使者传话有兴趣要打破会谈僵局。当选总统和勃列日涅夫都说过，他们已作好准备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苏联人私下答应今后几个月不挑起任何引起麻烦的对抗，虽然正如西方外交官指出的，某些低级的试探仍在进行，诸如克里姆林宫拒不付它那一份联合国驻中东部队的费用。

苏联人士说，这里确实愿意，甚至急于在缓和旧结构的废墟上建立缓和和新结构。

【塔斯社莫斯科一月十九日电】

题：勃列日涅夫同福特电话谈话

一月十九日，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同即将卸任美国总统职务的福特通过电话进行了谈话，福特从白宫往克里姆林宫给勃列日涅夫打了电话。

在谈话过程中，福特说，在他担任美国总统职务的整个期间里，一向高度评价他同苏共中央总书记建立的这样对话。福特说，而现在，在离开总统职务的时候，我真诚地希望，苏联和美国之间继续进行对话，并在苏美关系的发展方面取得新的进展。

福特强调指出了他同勃列日涅夫于一九七四年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下同）会晤时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达成的协议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希望，勃列日涅夫和美国新总统卡特将依靠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奠定的良好基础在这一重要方面继续前进。

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珍惜我们为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和改善整个世界形势而共同采取的一切积极措施。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就新的限制战略武器长期协定达成的协议以及共同参加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在这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使得两国关系好转的主要因素是，对现今世界事态的现实估计，并愿意在理解我们两国对世界命运所负的特殊责任的情况下共同考虑相互的合法利益。

勃列日涅夫接着说，当然还有不少尚未解决的问题，面前还有同样复杂而巨大的任务，这些都需要我们同以卡特总统为首的美国新政府来解决。这首先指的是停止军备竞赛、进一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战争危险的任务。

报塔斯社

《勃列日涅夫同福特电话谈话》

开罗和亚历山大工人学生示威抗议物价上涨

埃及人民议会事务部长毛希丁说政府愿对所宣布的价格重新进行研究

【美联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埃及人今天在西部城市里举行示威，反对许多货物（从粮食到汽油和烟卷）价格上涨。

政府于十七日断然结束了对许多货物的补贴，并对洗衣机、汽车、彩色电视机以及其他奢侈品增加税收百分之二十五到一百，以弥补三十二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这个行动使许多商品的价格扶摇直上。埃及目前每年的通货膨胀率据官方宣布为百分之三十。但是许多观察家认为实际膨胀率接近百分之五十。

【法新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今天在亚历山大市中心，当数约二万名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物价上涨的时候，他们向电车、汽车和商店橱窗扔了石头。

【法新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今天在离这里以南三十公里的赫勒万一家工厂里发生了动乱事件。

今天涨价的商品包括汽油上涨百分之十至二十，烟卷上涨百分之五至十。为了克服经济困难，政府还使家用器具的货物税增加百分之一百至二百五十，使汽车的货物税增加百分之一百至一百五十。

【美联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对埃及政府提高粮食、汽油和烟卷价格的节约计划的抗议活动，今晚已扩展到开罗市中心区。警察对聚集在该市主要广场的约计三千到四千名游行示威群众投放了催泪弹和烟幕弹。

另外还有几千名示威游行的群众（都是些年轻人）从该市的主要街道尼罗河宫大街涌向解放广场，他们高喊着：“没有粮食就不可能有自由化！”“纳赛尔！纳赛尔！纳赛尔！”

在解放广场，数千名防暴警察头戴钢盔，手持盾牌和警棍严阵以待。

被催泪弹赶出解放广场的示威群众，又在附近的一些街道再次聚集起来，朝该市一些国营报纸的报馆前进。

他们高喊着反对萨达特总统的口号。

【路透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由于政府下令商品广泛涨价，数以千计的埃及学生和工人今晚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穿过开罗市中心。

他们捣毁了在首都心脏地区的一幅很大的萨达特总统的标语，捣毁了汽车，砸了公共汽车，打碎了商店玻璃和路灯。

示威者一边齐呼“打倒萨达特”的口号，一边同防暴警察队展开追击战。

数以千计的防暴警察挥舞棍棒，面戴塑料护罩，使用了催泪弹，警察队在开罗的主要广场和十字路口成扇形摆开，竭力设法控制这场自一九七五年一月的粮食骚乱以来的最严重的一次暴乱。示威者向防暴警察投掷石块和砖头，而防暴警察则以石块和砖头予以还击，并连连发射催泪

弹，这时，学生们齐呼“打倒萨达特”、“纳赛尔，纳赛尔，纳赛尔！”

示威者普遍喊着一个口号是：“我们要

以鲜血和生命使物价降低。”

埃及政府今晚下令，从明天起，大学、学院和学校关闭两天。今天的骚乱使得开罗和亚历山大的商业陷于瘫痪。

【路透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大群的学生和工人今天在人民议会前面举行喧嚷的示威，抗议政府下令提高物价。

在开罗，通往议会大厦的大街被警察封锁起来了。抗议者在那里呼喊“打倒萨达特”的口号，还指责总统的妹夫，议会议长马雷。

在开罗北郊的工业区，工人们举行静坐示威，使工厂陷于停顿。

【美联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警方报道，今天下午在开罗大街上发生激烈的骚乱以后，约有四百人被逮捕。

【中东社开罗一月十八日电】政府今天说，它愿意对昨天宣布的提高价格一事进行重新研究。人民议会事务部长福阿德·毛希丁今天对议会的计划预算委员会说：“政府愿意同议会一起本着不影响劳动阶级利益的精神，对昨天宣布的价格表进行一次客观的研究。”

负责财政和经济事务的副总理穆奈姆·凯舒尼对该委员会说，政府将收集议会议员在价格问题上的看法，并加以考虑。

美联社报道黑格同比利时记者的谈话

【美联社布鲁塞尔一月十九日电】北大西洋联盟欧洲司令黑格将军说，所传苏联把重点放在民防这一点意味着它没有排除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

比利时周刊《技巧》的记者访问了这位美国将军。本社获得了用英语进行的这次谈话的录音磁带。

他说，“苏联在民防这方面进行建设的计划的势头清楚证明他们没有象许多西方人那样完全排除了发生核冲突的可能性”。

黑格说，在许多西方人士中流行这样一种看法：战略核武器只是为着政治目的而存在的，不能在战争中使用。他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对付的并不是一个一定会接受我们的政治理论的潜在对手”。

他说，盟国正在仔细研究民防问题。记者问，西方是否应该作出与苏联同样的努力时，

他说，这是各国政府的问题。他还说，“我希望看到我们对付我们面临的各种威胁的能力日益得到重视”。

他说，尽管他不想怀疑已经刊登出来的报道，但是苏联在民防方面作的努力的规模仍然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

西方一些军事和情报人士说，俄国开始执行了一项大规模的民防计划，以便使他们的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在核战争后还能存在下来。

这些消息说，这项计划包括修建广泛的防

弹隐蔽处，埋设地下的公用事业管道，建立地下粮食储备和加强对公众的训练。

但驻莫斯科的外国武官说，他们没有见到什么肯定证据表明在进行大规模的准备工作的。

即将上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对这些消息表示怀疑。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昨天说这种消息是“荒谬的和完全没有根据的”。

黑格说，苏联人加强了他们在东欧的军事力量，目前正在发生一次巨大的变化，这种

福特向苏法西德等国领导人打电话告别

基辛格向美外交界发表最后一次告别讲话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十九日电】即将离职的美国总统福特今天利用他在白宫的最后一个整工作日给世界各地打电话告别，会见一些人和就国家事务作出决定。福特坐在他椭圆形办公室的办公桌旁边，首先给苏联共产党总书

记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然后给其他外国领导人打电话告别。

新闻秘书罗恩·内森说，这些电话是私人的告别电话，他拒绝透露福特在打给莫斯科的十五分钟的电话中说了些什么。但是苏联塔斯社说，福特表示希望苏一美关系将继续得到改善。塔斯社说，双方领导人表示希望，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能够根据两国领导人于一九七四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达成的谅解，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英报文章《克里姆林宫遭到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战争》

说苏正与波、捷、东德频繁磋商，企图制订一个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共同的行动方针

【本刊讯】英国《卫报》一月十四日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克里姆林宫遭到了一场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战争》，《赫拉·波克谈东方集团在如何对待持不同政见者问题上的分歧》，摘要如下：

“人祸肇事者、酒鬼、愚昧无知的人、匪徒、西方雇佣的间谍……”这只不过是苏联报刊和东欧许多共产党报刊在描写共产党集团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时，大量使用的形象语言中的一些小小然而却有代表性的例子。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声音越来越大，涉及面越来越广，不仅引起西方注意，而且也引起“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注意，所以对于克里姆林宫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范围

变化可能影响美国在他所说的“战略核武器系统”的优势，这指的是美国在西欧的七千枚战术核弹头。他说，苏联人大概要把核弹头用于他们的常规大炮，同时，他们正在增加他们地对地火箭的数量和效率。

他说，苏联人把他们的战斗轰炸机的航程增加了一倍，并把它们的有效载荷增加了两倍。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战斗轰炸机可以用于进攻而不是防守。

黑格说，苏联人即将部署一种有几个弹头的机动火箭SS-X-20，他说这是他们战术核力量最重要的和有意义的改进。

福特还给西德总理施密特、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拉宾等人打了电话。

【美联社华盛顿一月十八日电】基辛格今天以国务卿的身份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向外交界告别。

基辛格用平淡的声调宣读向职业外交官们告别的讲稿，时而表现严肃时而充满风趣。

基辛格说：“当我到达（国务院）的时候，我最担心的是外交界是否能对付”现代外交的“挑战”，他还说，他希望人们多解释，少自满，多创新，少妥协。

【法新社布鲁塞尔一月十八日电】接近共同市场的人士说，共同市场外长们今天原则上同意实行颁发捕鱼特许证的制度，以便控制苏联及其他非共同市场国家在共同体新的二百哩捕鱼区范围内的活动。

这些人士说，主要是为了限制苏联、波兰和东德捕鱼量而颁发的这种特许证，将从二月一日起生效。

将从二月一日起实行的还有一种通知手续，按这种手续，将要求上述三国向共同体委员会报告其拖网船的数目和活动。

欧洲委员会负责渔业的执委古内拉克对部长们说，来自这三个国家的船只目前的捕鱼量超过了欧洲委员会去年十二月份规定的捕鱼限额。

他说，按照这三个国家目前的捕鱼量，它们在本月底以前就将完成一九七七年第一季度对它们规定的限额。

英国为共同体实行颁发特许证的制度大力游说，它拿出了一些照片，以此证明它关于苏联拖网船正在加紧在共同体水域的活动的论点是有根据的。

规定苏联在一九七七年第一季度的捕鱼量要比它在去年第一季度的捕鱼量少百分之六十。

对东德和波兰也是如此。这三个国家都不同意就捕鱼限额进行谈判，这个限额是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在去年十二月底单方面规定的。

关于颁发特许证的这项原则协议将首先变为法律形式，然后由共同体部长理事会主席（这个职务第一次由英国担任）交给违反规定的几个国家。

如果这些国家拒绝遵守这个规定，就将调动共同体成员国的海岸警卫队为共同体采取行动。

海岸警卫队将护送未得到许可的船只驶离共同市场的水域，在这样做之前，先将通过共同体的正式途径（现在由英国主持这项工作）发出外交通知。

西欧共同市场外长会议讨论二百哩捕鱼区问题

会议商定将实行捕鱼特许证制度，以限制苏、波、东德在共同市场捕鱼区内的活动

斯科之间，看样子似乎俄国人正企图制订一个共同的行动方针。有一些迹象暗示，莫斯科和布拉格在考虑进行一系列审讯，在这些审讯中将以各种具体罪名或者行为违反国家利益的罪名控告某些持不同政见者。

“非官方人士”把上周末莫斯科地下铁道爆炸事件归罪于“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这大概不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共产党国家当局必定是迟疑不决的。目前，在回顾赫鲁晓夫基宣言执行情况的会议过几个月即将召开之际，如果搞这些逮捕和审讯，就会进一步使西方，包括西方共产党在内，持对立态度。这些逮捕和审讯也不一定能防止抗议传染病在共产党集团内部蔓延。莫斯科知道，如果在苏联集团任何一个国家里使用暴力镇压抗议运动，都可能使它的缓和政策受到致命的损害。

他在同苏联的重大谈判中立场强硬起来。

持不同政见者还加深了克里姆林宫同西欧主要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意大利、法国和英国三个共产党都利用共产党阵营中持不同政见者的骚扰来争辩说，政见分歧是共产党社会的一种完全合理现象。这就使他们主张完全独立于莫斯科的论据更为有利了。

在想方设法对付持不同政见者方面，苏联面临一个很难办的局面。苏联不能不权衡一下，在持不同政见者在共产党集团内外所能造成的损害以及当局为了试图迫使他们保持沉默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两者之间，如何处置得当。目前布拉格、东柏林和华沙的部长们频繁往返于这三国首都和莫

内的进步形象来说，持不同政见者正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眼中钉。

苏联现在忙于设法使持不同政见者声誉扫地，想要防止这种传染病蔓延，不让它发展成为向当局挑战的一支真正力量。但是，眼下说来，苏联似乎意识到，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大危险在于他们对西方舆论的影响。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集团发表的言论，由于象哈韦曼教授这样的东德知识分子、罗马天主教会、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以及流亡在外的弗·布科夫斯基，现在看来，人权因素多半会变成东西方关系中更加重要得多的因素。

美国国会中的民主党多数派对人权问题反应尤其强烈。这就有可能束缚卡特的手脚而使

李光耀在菲军事学院午餐会上发表讲话

强调东盟各国需要加强自己

【法新社碧瑶一月十八日电】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今天说，由于西方在东南亚的势力下降，东南亚国家现在必须自己照料自己来维持和平和稳定了。

他强调东盟各国需要在政治和经济上加强自己，并说：“如果政治和经济结构腐蚀瓦解的话，军事力量不但无用，而且更坏。”

李先生在有菲律宾军事学院学员参加的午餐会上发表讲话时大谈“民族的抗应力”和安全问题。

他和菲律宾总统马科斯飞到这座山城来继续他们的非正式会谈。会谈集中讨论的是地区和双边的合作。

李先生说，这个地区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因为大国减少或撤走了军事力量而有所缓和。

他说：“我们地区的各国政府现在需要自己照料自己来维持和平和稳定，并克服几乎在东南亚所有地区都存在的不稳定状况。”

他又说，东盟地区“正在形成新的均势”，只要东盟各国加强它们的内部力量和地区团结，这种均势就可能成为促进和平的因素。

他还表示希望通过大国在这一地区的均势和“日益发展的缓和——这种缓和说不定最后是共产党国家和反共国家之间的缓和”来确保和平。

他说，如果百姓贫穷并因而心怀不满的话，革命就有了肥沃的土壤。没有政治稳定，政府就无法以果断的行动解决各种决定国家的前途以及最终决定国家的命运的问题。

李先生认为：“要应付内部的威胁，必须有政治稳定，这种稳定要以强有力的全国性的权威为基础，以不是通过空洞的诺言而是用实际成绩取得的人民的信任为依靠。”

他强调，不能脱离政治和经济基础孤立地看军事工作。他指出，东盟各国政府正在解决国家的和区域的安全问题。

英国《每日电讯报》记者自曼谷报道

《泰马部队在边境进攻游击队据点》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一月十七日以《泰马部队在边境进攻游击队据点》为题自曼谷报道：

泰国和马来西亚部队约四千人在泰马边界北侧的丛林里巡逻时遇到了共产党游击队数设的许多地雷和地雷的阻碍。这次行动类似越战初期，也是泰国和马来西亚当局为了不让共产党游击队有安全的基地可以向南攻入马来西亚而采取的决心最大的一次联合行动。

这场战役的代号是“歼灭”，目的是兜捕一直在使用那些基地的几百名游击队，这些基地从六十年代初期以来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触动。

这批共军的核心是在一九四八年到六〇年英国人领导反叛乱行动期间北逃到泰国南部的恐怖分子残余。

当时恐怖分子溃不成军，只有四百人左右，可是后来发展到了几千人，而且得到边界两侧的干部、特务和百姓中的同情者的支持。

马来西亚政府同去年十月夺取了政权的泰国军方领导人达成了一

项新的政治协议，“歼灭”行动标志着双方在达成协议之后开始采取积极的反叛乱措施了。

泰国和马来西亚各派大约二千名部队参加这次作战，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宋卡府沙道县的树木茂密的山区。以前的泰国军人政府对泰国最南部的几个府很不重视，因此派在那里的官员是些无能之辈。

在沙道的联合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靠飞机、武装直升飞机和火炮轰击被疑为共军阵地的地方。

据战地的初步报告，由于地雷和地雷多，军队行动缓慢。

在曼谷，有些反叛乱专家担心：泰国当局在一心对付共产党在泰国南部的恐怖活动的时候忘了越南战争的一些基本教训。

泰国军队自圣诞节以来在南部的班塔山地区采取的战术在曼谷引起了这样的议论：这个战役是不是对火力依靠过多而忽视了地面作战部队这个基本需要。

批评者的理由是：炮击和空袭都很难区分对象，由于它们对平民造成了死伤，受害百姓

中间就会涌现新的共产党人，其人数往往比实际被炸死的共产党人更多。

【路透社帕当贝萨一月十四日电】马来西亚保安部队今天越过边界，第一次同泰国部队一起对边界上的共产党游击队进行联合作战。

期待已久的这一行动是马来西亚半岛武装部队司令马哈茂德·苏莱曼少将宣布的。

据信参加这一行动的军队有二千多人。预料他们要参加泰国军队对泰国西南边境共产党根据地发动的攻势，并且设法切断游击队逃往马来西亚的退路。

去年泰国发生军事政变以后，强烈反共的政府掌了权，泰马两国

在共同对付游击队方面的合作就密切起来了。

军事长官们说过，这次新的联合行动是为了要防止游击队在受到泰方或马方攻击时转移其根据地。

军方的意图是要使他们落入泰马两国军队的包围之中。

虽然，联合作战给边境的战争增添了一个新的因素，可是某些马来西亚的司令官们提到，这场战争已经此落彼起地拖了好多年，现在只是又前进了一步而已。有一个司令官说：“共产党在泰国南部有极大的回旋余地，可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那里有许多偏僻的村子，他们可以从那里得到支援和食品。”

眼下还不清楚马来西亚部队能深入泰国领土到什么程度，但是已经知道，他们已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吉打和玻璃市两个州长长的一线上越过了边界。

苏发努冯离新德里到印度各地访问

【萨马查尔通讯社新德里一月十七日电】老挝主席苏发努冯亲王今天说，他同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就新的国际形势下有关双边关系中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举行了“坦率、友好的会谈”，他对会谈感到非常满意。

这位来访的主席在离开新德里到印度各地访问前说，他还同甘地夫人就不断变化的国际形势“富有成效地交换了意见”。他强调说，他的这次首次出国访问是“非常成功的”，两国间目前的友好诚挚的关系将不断得到加强。

日《朝日新闻》报道《危机严重的斯里兰卡》

【本刊讯】日本《朝日新闻》一月十二日刊登该报特派记者发自新德里的一条电讯，标题是《危机严重的斯里兰卡》，摘要如下：漂浮在印度洋上的“光辉岛屿”斯里兰卡，目前遇到了政治危机。再加上长期化了的铁路和码头罢工，最近，公务员工会也参加了罢工，经济处于瘫痪状态。

班达拉奈克夫人政权陷入了困境。

跃进的在野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繁华街上漫步，就会看到电线杆上贴满了保守党在野政党统一国民党的传单。还印着党魁贾雅瓦德纳的照片，这是为了给市民留下跃进的党的强烈印象。

(在议会中)执政党自由党占九十一席，苏联派共产党六，在野政党的统一国民党十九，

平等社会党十七，泰米尔联合解放阵线十三。班达拉奈克夫人总理掌握绝对多数的国民议会，到五月二十二日就任期满了。总理将在什么时候解散国民议会？目前尚未表明态度，但自由党的一些人看到形势不利，要求效法邻邦印度推迟大选的活动非常强烈。

但是，统一国民党认为下届大选是夺回政权的大好机会，强烈反对执政党的延期主张。

党魁贾雅瓦德纳宣告，“如果现政权到五月二十二日还继续执政，我将领导国民打倒这个非法政府”，表明自己决心站在“非暴力革命”的前列。

长达七年的班达拉奈克政权由于没有能力解决物价和失业问题，所以民心又从左倾转向右倾，越来越多的人估计统一国民党将取得胜

利。这个党在过去十二次地方选举中曾有十次取得了胜利。这也加深了对大选的信心。

坚持进攻的罢工班达拉奈克夫人总理想借去年八月在科伦坡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的余势，设法把大选引向有利。但是，总理的威信虽然在外交方面提高了，而在另一方面反而得到了不利的评价。

当时有一种幻想，认为不结盟国家会议会给斯里兰卡带来繁荣。然而，在国民当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这个与国力不相称的大国国际会议，成了当前物价高涨的原因。令人感到，不结盟国家会议的账单现在才转回来。无视政府规定的官定价格，黑市价格和囤积居奇横行，而且从去年年底以来，国营铁路和码头罢工又火上加油。

在上次大选时，自

由党同苏联派共产党、信奉托洛茨基主义的平等社会党、左派统一阵线结合起来，获得了巨大胜利，从而打倒了统一国民党政权。但如今，平等社会党转向在野政党而与班达拉奈克夫人为敌。一九七五年九月，围绕着特产品的红茶种植园的国有化手

续问题，内阁发生了对立，班达拉奈克夫人总理解除了平等社会党的三名内阁成员，联合政

权的一角崩溃了。这个党控制了强有力的工会，前不久，利

用国营铁路和码头罢工撼动了政府，党魁佩雷拉说，“如果现在进行大选，自由党连二十个议席也得不到。”认为形势显然有利于统一国民党。

这位党魁，自从联合政权崩溃以来，一直同自由党处于对立的地

位，同时也不放松对统一国民党再起的警惕。

由于认为只有纯左派加强团结才能阻止保守政权的再起，所以呼吁以平等社会党为中心，团结自由党左派、共产党和其他左派，成立“社

会主义联合阵线”。

新政权的难题堆积如山。另一方面，统一国民党想从保守政党摆脱出来，采用社会主义路线，外交政策也改为亲西欧的倾向。主张不属于世界任何集团，基本上是尊重不结盟政策的。

大选的结果，不管左右哪一方掌握政权，面前都摆着物价、失业等难以解决的问题。新政权的任务不是夸耀在外交方面的辉煌活动，而是在内政方面作出踏实的成果。

斯里兰卡罢工结束

【法新社科伦坡一月十七日电】观察家们今天在这里说，斯里兰卡连续二十五天的罢工结束了，但是这次罢工可能破坏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联合政府。

两个执政党即班达拉奈克夫人的斯里兰卡自由党和共产党间的关系已非常紧张。政府称这次罢工是政治性罢工，并说托派反对党平等社会党和统一国民党企图推翻政府或迫使政府早日举行大选。平等社会党和统一国民党拒绝了这种指责。

观察家们说，如果共产党人脱离平等社会党的一个胜利，托派平等社会党在一九七五年被撵出政府之后，一直呼吁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所有进步人士“同它一道组成社会主义联合阵线”。这里的

日 报 道

《社会党对开展积极的外交充满热情》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五日以《社会党对开展积极的外交充满热情》为题报道：

社会党为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理解，根据“等距离外交”的基本方针，作为第一在野党决定展开积极的“国民外交”。以二月份定期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新执行机构具体地加以推进。已大体正式决定向苏联和美国派遣大型党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早则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就尽快实现，对美国的访问打算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实现。而且，正在计划以十一月前后为目标，邀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系统的首脑在东京举行会议。此外，还预定让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问中国和东南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

其中，最为重视的是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在东京召开社会民主党系统的党的首脑会议。同美国的关系，在一九七五年派遣了以江田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这次时隔十八年的访美团取得了出乎预料的成绩，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为此，打算利用由福特政权改变为卡特政权的机会，再次派遣党的代表团以便交换意见。

不管是访美代表团还是访苏代表团，都将以党的三领导一级的首脑担任团长。关于访美代表团，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尽快实现访美会取得成果。如果实现访美，社会党则打算在外交谈判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代之以缔结日美友好条约以及就二百浬等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并且说明以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均力敌下的政局为背景的“现实路线”。

访苏代表团，事实上是为了“修复”同苏联因一九七五年春季成田委员长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而日益恶化的关系。在石桥一波利扬斯基会谈中成为焦点的“霸权”问题上，已大体上达到了谅解。因此，勿宁说重点将放在加强今后的关系上。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再次推迟就中国的席位作出决定》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霍巴特·罗恩写的文章，标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推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作出决定》，全文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再次暂时避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这个组织中取得现在为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所占据的席位的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决定究竟是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党政府有权接受价值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把这笔黄金分配给任何一方，而是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再定。

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多数国家说，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推迟交付黄金是一种歧视。

昨天的行动实际上等于是对北京的共产党当局说，如果他们当真是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应在四月一日以前提出正式申请。

许多国际机构当局认为，北京对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感兴趣，而只是希望看到台湾被驱逐出去。

去年九月，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马尼拉举行年会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电报，对台湾占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席位的权利提出了异议。

这个电报同在一九七三年在内罗毕举行的年会上收到的电报相似，但是有一个新内容：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为这个人民共和国保管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财产。

要是人民共和国过去真正申请加入的话，那本来几乎肯定会接受这个共产党政府，驱逐台湾。

但是，由于人民共和国显然不准备接受成员国的义务，其中包括兑换它的货币和通报有关它的经济的情况，所以在马尼拉就没有讨论究竟是谁有权成为成员国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转给执行董事会。

这个问题本来可能被暂不予以处理，就象这个共产党国家原先在一九七三年提出要求之后那样。

但是出现了归还黄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贫穷国家的利益出售该组织黄金的六分之一，作为在此同时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还将归还成员国原先存放的黄金的六分之一。

它将分四年每年采取一个步骤来做到这一点。每个步骤涉及到归还六百二十五万两黄金，以目前的市价计算约合八亿美元。中国起初分到的份额将会是很小的，将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虽然中国最初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一九四五年创始之时，但是中国存放的全部黄金都是台湾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存入的。然而，自那时以来，台湾已以美元形式全部借走了所存放的那些黄金。

当这个问题于上周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把黄金交给台湾的建议受到法国政府的阻挠，法国政府还得到比利时、印度、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在昨天上午的会议上，董事们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维特芬提出的一项折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这些黄金将由第三者保存直到四月一日为止，除非人民共和国在那时之前表示它准备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否则到了那个时候就将把黄金交给台湾。

时 事 社 报 道

《首相表示本年内将访问亚洲》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七日电】题：首相表示本年内将访问亚洲——原则上接受澳大利亚总理的邀请

为出席第四次日澳部长委员会会议正在日本访问的皮科克外长等

澳大利亚的四位部长，十七日对福田首相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并会谈了大约三十分钟。

会谈中，福田首相表示，打算在本年内访问东南亚，包括澳大利亚。

香港《大公报》文

《扑灭天花最后一击》

的来源仍是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其他地方；惧的是这个带菌者曾经走了四百公里之遥，难免到处散播传染。

因此，卫生组织正在沿着埃索两国边境方圆几百公里土地上，寻找是否有其他天花症出现。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一场世界性的大规模歼灭战，正接近最后胜利之门，因此更加不能松懈大意，以免死灰复燃。他们宁愿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彻底调查，首先不让天花菌传出埃塞俄比亚国境之外，然后设法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举而毕其全功——这当然只是主观上的愿望，能否实现，要看一九七七年的实际战况了。

四名病人就有一人死亡（就是不死也要留下麻子）的天花症，几乎是有人类历史以来就存在了。

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卫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作出了扑灭天花症的决定。当时还在发生天花的国度有四十二国，全年共二百五十万宗。到了一九七四年五月，这一个月虽然在非洲还一共发现了一千九百八十一宗天花，但除了二十四宗之外，所有的发病地方都在埃塞俄比亚。就是那二十四宗，也是在与埃

塞俄比亚相邻的地方——肯尼亚（四宗）、索马里（八宗）和法属索马里（四宗）发现的。

二九七五年，世界卫生组织接到的各国天花症报告共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三件，比起一九七四年来大为减少，创历史上最低发病数字。到了该年十二月，天花流行的世界上最后一国——埃塞俄比亚也只发现了二百〇二宗。

这个纪录，获得非易。这就难怪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听说索马里人又从埃塞俄比亚游牧民那里感染了天花症，从而大为紧张了。

话虽如此，扑灭天花症的成绩还是斐然可观的。在一九七五年年底时，病况沉重的天花症已经可以说在地球上完全消灭了，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的轻病天花，则也已压缩到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四处共约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范围，约占该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严重的问题在于，埃塞俄比亚型天花症状很轻，并不见得准有报告提出。这样一来，天花就会长期潜伏或流行于该地区，成为再次向全世界发展和侵袭的发源地。

一九七五年二月，实行了一种

新检查制度：凡在过去六个星期内曾经发生一宗天花症的村庄，都要经常复查。这是过去在亚洲使用的办法。在埃塞俄比亚第一次调查，一共发现了六十座“感染村庄”，然后顺此路线，一路向前追查，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寻到了最集中的发病地区——中央高地，连前共找到一百四十四座“感染村庄”。经过在这些村庄进行说服工作，劝告种痘防疫。到了一九七六年初，效果显现了，有了可予扑灭的希望。

亚洲大陆扑灭天花的成绩要比非洲好一些。一九七五年已是亚洲根绝天花年。那一年，只有一名病人呈现了发疹症状。当然，现在还不能武断地说，亚洲从此就不会再有天花病出现，但出现的可能性，将是年复一年益加减少了。

就算是在一个可以宣称为天花已告扑灭的国度里，天花病原体仍然可以潜伏八个月以上，因此，凡是天花症已告渐绝的地方，最后一名天花病人仍然要受到两年的监视，以便确定身上是否仍有天花病毒存在。如果经过两年观察，确属正常，该地区就可以宣布为扑灭天花区。

照此推论，假如能够在今后十二个月内把埃塞俄比亚天花病人全部寻到，予以有效治疗，然后再用两年时间加以观察，那么，到了一九七九年底就可以宣布，世界上最后的天花感染来源埃塞俄比亚，已经扑灭了天花。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八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扑灭天花最后一击》，摘转如下：

曾经为患人间若干世纪的天花症，是一种大规模传染病。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相传为天花肆虐，无法遏制，以致国威日蹙。近年来，全世界进行了扑灭天花的扫荡战，穷九年之力，已经把天花症堵截到非洲东北角。据说，现在称为天花最后感染源的地方，仅余埃塞俄比亚一国，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该地搜寻最后的天花患者。此战如果成功，那么，在人类历史上灭绝天花时期的到来，可望不远矣。

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八月底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中，世界上患有天花症的人，只有去夏埃塞俄比亚的一宗。患者是一名少女。因此，只要将这名少女的病源查清，扑灭天花的可能性就大大增长了。

怎知，到了去年九月二十日，情况出现了变化。过去十二年间从未发生过天花症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邻国）首都摩加迪沙报告，该地发现了天花，病人达五名之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和顾问们闻讯大为紧张，立即派出调查团赶往，详细检查感染来源。这才发现，五名病人都曾与一个游牧人接触，这个人赶着牛群，来自四百公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

这个结果，使有关人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宗传染病

日 报 道

《社会党对开展积极的外交充满热情》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一月五日以《社会党对开展积极的外交充满热情》为题报道：

社会党为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与理解，根据“等距离外交”的基本方针，作为第一在野党决定展开积极的“国民外交”。以二月份定期党代表大会上选出的新执行机构具体地加以推进。已大体正式决定向苏联和美国派遣大型党代表团，对苏联的访问，早则在党的代表大会之后就尽快实现，对美国的访问打算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实现。而且，正在计划以十一月前后为目标，邀集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党系统的首脑在东京举行会议。此外，还预定让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访问中国和东南亚，呈现出空前的盛况。

其中，最为重视的是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以及在东京召开社会民主党系统的党的首脑会议。同美国的关系，在一九七五年派遣了以江田副委员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这次时隔十八年的访美团取得了出乎预料的结果，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为此，打算利用由福特政权改变为卡特政权的机会，再次派遣党的代表团以便交换意见。

不管是访美代表团还是访苏代表团，都将以党的三领导一级的首脑担任团长。关于访美代表团，大多数人的意见认为，在参议院选举之后尽快实现访美会取得成果。如果实现访美，社会党则打算在外交谈判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废除日美安保条约，代之以缔结日美友好条约以及就二百浬等问题广泛地交换意见，并且说明以执政党和在野党势均力敌下的政局为背景的“现实路线”。

访苏代表团，事实上是为了“修复”同苏联因一九七五年春季成田委员长访华时发表的联合声明而日益恶化的关系。在石桥一波利扬斯基会谈中成为焦点的“霸权”问题上，已大体上达到了谅解。因此，勿宁说重点将放在加强今后的关系上。

美《华盛顿邮报》文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再次推迟就中国的席位作出决定》

【本刊讯】美《华盛顿邮报》一月十一日刊登该报记者霍巴特·罗恩写的文章，标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推迟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作出决定》，全文如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昨天再次暂时避开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这个组织中取得现在为台湾的国民党中国政府所占据的席位的要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决定究竟是人民共和国还是国民党政府有权接受价值约为一千五百万美元的黄金，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把这笔黄金分配给任何一方，而是把这个问题推迟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再定。

据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之间的意见有很大的分歧，多数国家说，台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是中国的合法代表，推迟交付黄金是一种歧视。

昨天的行动实际上等于是对北京的共产党当局说，如果他们当真是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们应在四月一日以前提出正式申请。

许多国际机构当局认为，北京对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感兴趣，而只是希望看到台湾被驱逐出去。

去年九月，就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马尼拉举行年会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电报，对台湾占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席位的权利提出了异议。

这个电报同在一九七三年在内罗毕举行的年会上收到的电报相似，但是有一个新内容：它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行动为这个人民共和国保管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的财产。

要是人民共和国过去真正申请加入的话，那本来几乎肯定会接受这个共产党政府，驱逐台湾。

但是，由于人民共和国显然不准备接受成员国的义务，其中包括兑换它的货币和通报有关它的经济的情况，所以在马尼拉就没有讨论究竟是谁有权成为成员国的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转给执行董事会。

这个问题本来可能被暂不予以处理，就象这个共产党国家原先在一九七三年提出要求之后那样。

但是出现了归还黄金的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了贫穷国家的利益出售该组织黄金的六分之一，作为在此同时采取的一项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去年达成的协议还将归还成员国原先存放的黄金的六分之一。

它将分四年每年采取一个步骤来做到这一点。每个步骤涉及到归还六百二十五万两黄金，以目前的市价计算约合八亿美元。中国起初分到的份额将会是很小的，将为一千五百万美元。

虽然中国最初参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一九四五年创始之时，但是中国存放的全部黄金都是台湾在一九七〇年八月存入的。然而，自那时以来，台湾已以美元形式全部借走了所存放的那些黄金。

当这个问题于上周提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美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把黄金交给台湾的建议受到法国政府的阻挠，法国政府还得到比利时、印度、伊朗、叙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支持。

在昨天上午的会议上，董事们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维特芬提出的一项折衷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这些黄金将由第三者保存直到四月一日为止，除非人民共和国在那时之前表示它准备承担成员国的义务，否则到了那个时候就将把黄金交给台湾。

时 事 社 报 道

《首相表示本年内将访问亚洲》

【时事社东京一月十七日电】题：首相表示本年内将访问亚洲——原则上接受澳大利亚总理的邀请

为出席第四次日澳部长委员会会议正在日本访问的皮科克外长等

澳大利亚的四位部长，十七日对福田首相进行了礼节性拜访，并会谈了大约三十分钟。

会谈中，福田首相表示，打算在本年内访问东南亚，包括澳大利亚。

香港《大公报》文

《扑灭天花最后一击》

的来源仍是埃塞俄比亚，而不是其他地方；惧的是这个带菌者曾经走了四百公里之遥，难免到处散播传染。

因此，卫生组织正在沿着埃索两国边境方圆几百公里土地上，寻找是否有其他天花症出现。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一场世界性的大规模歼灭战，正接近最后胜利之门，因此更加不能松懈大意，以免死灰复燃。他们宁愿用较多的时间进行彻底调查，首先不让天花菌传出埃塞俄比亚国境之外，然后设法在埃塞俄比亚境内一举而毕其全功——这当然只是主观上的愿望，能否实现，要看一九七七年的实际战况了。

四名病人就有一人死亡（就是不死也要留下麻子）的天花症，几乎是有类历史以来就存在了。

联合国属下的国际卫生组织在一九六七年作出了扑灭天花症的决定。当时还在发生天花的国度有四十二国，全年共二百五十万宗。到了一九七四年五月，这一个月虽然在非洲还一共发现了一千九百八十一宗天花，但除了二十四宗之外，所有的发病地方都在埃塞俄比亚。就是那二十四宗，也是在与埃

塞俄比亚相邻的地方——肯尼亚（四宗）、索马里（八宗）和法属索马里（四宗）发现的。

二九七五年，世界卫生组织接到的各国天花症报告共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三件，比起一九七四年来大为减少，创历史上最低发病数字。到了该年十二月，天花流行的世界上最后一国——埃塞俄比亚也只发现了二百〇二宗。

这个纪录，获得非易。这就难怪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九七五年听说索马里人又从埃塞俄比亚游牧民那里感染了天花症，从而大为紧张了。

话虽如此，扑灭天花症的成绩还是斐然可观的。在一九七五年年底时，病况沉重的天花症已经可以说在地球上完全消灭了，死亡率为百分之一的轻病天花，则也已压缩到埃塞俄比亚的偏僻地区四处共约一万三千平方公里的范围，约占该国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一。

严重的问题在于，埃塞俄比亚型天花症状很轻，并不见得准有报告提出。这样一来，天花就会长期潜伏或流行于该地区，成为再次向全世界发展和侵袭的发源地。

一九七五年二月，实行了一种

新检查制度：凡在过去六个星期内曾经发生一宗天花症的村庄，都要经常复查。这是过去在亚洲使用的办法。在埃塞俄比亚第一次调查，一共发现了六十座“感染村庄”，然后顺此路线，一路向前追查，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寻到了最集中的发病地区——中央高地，连前共找到一百四十四座“感染村庄”。经过在这些村庄进行说服工作，劝告种痘防疫。到了一九七六年初，效果显现了，有了可予扑灭的希望。

亚洲大陆扑灭天花的成绩要比非洲好一些。一九七五年已是亚洲根绝天花年。那一年，只有一名病人呈现了发疹症状。当然，现在还不能武断地说，亚洲从此就不会再有天花病出现，但出现的可能性，将是年复一年益加减少了。

就算是在一个可以宣称为天花已告扑灭的国度里，天花病原体仍然可以潜伏八个月以上，因此，凡是天花症已告渐绝的地方，最后一名天花病人仍然要受到两年的监视，以便确定身上是否仍有天花病毒存在。如果经过两年观察，确属正常，该地区就可以宣布为扑灭天花区。

照此推论，假如能够在今后十二个月内把埃塞俄比亚天花病人全部寻到，予以有效治疗，然后再用两年时间加以观察，那么，到了一九七九年底就可以宣布，世界上最后的天花感染来源埃塞俄比亚，已经扑灭了天花。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一月十八日刊登一篇署名文章，题目是《扑灭天花最后一击》，摘转如下：

曾经为患人间若干世纪的天花症，是一种大规模传染病。古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之一，相传为天花肆虐，无法遏制，以致国威日蹙。近年来，全世界进行了扑灭天花的扫荡战，穷九年之力，已经把天花症堵截到非洲东北角。据说，现在称为天花最后感染源的地方，仅余埃塞俄比亚一国，而且世界卫生组织正在该地搜寻最后的天花患者。此战如果成功，那么，在人类历史上灭绝天花时期的到来，可望不远矣。

据世界卫生组织去年八月底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中，世界上患有天花症的人，只有去夏埃塞俄比亚的一宗。患者是一名少女。因此，只要将这名少女的病源查清，扑灭天花的可能性就大大增长了。

怎知，到了去年九月二十日，情况出现了变化。过去十二年间从未发生过天花症的索马里（埃塞俄比亚邻国）首都摩加迪沙报告，该地发现了天花，病人达五名之多。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生和顾问们闻讯大为紧张，立即派出调查团赶往，详细检查感染来源。这才发现，五名病人都曾与一个游牧人接触，这个人赶着牛群，来自四百公里之外的埃塞俄比亚。

这个结果，使有关人员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这宗传染病